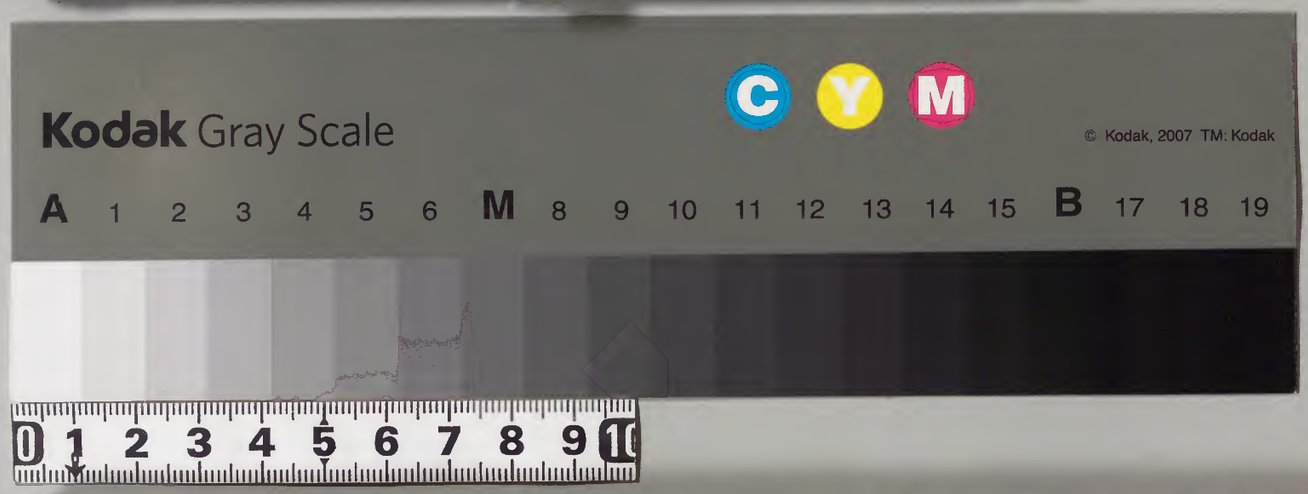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260
冊數 16（ 8）
函號 274 83

漢書門
類號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號
冊
函
架

禮書卷第四十二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伯叅

盟詛

珠盤

玉敦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

浅草文庫

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其酒脯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賈公彥曰禮敦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宜在盤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封人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飾其牛牲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以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也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視掌其視號

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皆用神明爲信也

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禮月與四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隨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狩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王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者祭月也日月太陰之精以爲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狩至于岱宗柴是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山川者月太陰之與

禮記曰涖牲曰盟

又曰周人作會而盟始疑也會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春秋書盟多矣或書盟或書同盟莊十六年二年同盟于幽宣十七年同盟于馬陵十五年同盟于虛朾襄三年同盟于鷄澤九年同盟于戲十七年同盟于虛朾襄三年同盟于鷄澤九年同盟于戲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僖十九年會盟于邾或書會盟僖十九年會盟于邾或盟于不地文三年文公及晉侯盟二年及晉處父盟與及而不稱公莊十九年會齊侯宋公云云盟于幽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一年衛人及狄盟二十二年及齊高徯盟于防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云云盟于翟泉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秋及蘋子盟于女栗襄十五年二月及朱向戌盟于劉左傳叔向曰明王之制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也諸侯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苟卿與穀梁曰盟詛不及三王史記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漢高帝刑白馬以盟

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未嘗不弛於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於教也其可忽哉周禮有盟萬民有盟諸侯有詛萬民之不信有敘國之信用則盟詛固有

大小矣司盟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寘之於坎加書其上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宋伊戾將譖太子座楚客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歃用牲加書驗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曲禮曰涖牲曰盟盤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左氏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定八年晉師盟衛侯衛人請執牛耳涉佗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大者先歃小者亞之哀十三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先歃晉亞之又晉語宋之盟楚人請先歃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定四年祝鮀曰晉文踐土之盟衛成公弟猶先蔡有玉帛以禮明

神哀十二年子貢曰盟有玉帛以奉之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覲禮諸侯覲天子春拜日秋禮山川丘陵冬禮月與四瀆而繼之以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氏謂升沈必就祭謂王巡狩也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歟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神

司盟北面詔明神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有干此盟明神殛之襄九年子駟子展曰明神不蠲要盟亮十二年子貢曰盟所以周信也明神以要之昭十三年叔向曰昭明於神盟也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諸侯飭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瑕禽曰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王賜之辟旄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鷄犬蓋辟旄之盟非王賜者不得用也襄十年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頴考叔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書無逸曰否則厥口詛祝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然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襄十一年陽虎巳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定五年六年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頴考叔者是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於盟則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往過而或

爲將來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蓋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子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桃

茢

鄭氏曰茢菼帚也說文曰茢苕也古者人君出戶則巫覡有事弔臣則桃茢在前開氷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致膳則葷桃茢以辟凶邪（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則盟用桃茢宜矣蓋桃茢凶邪之所畏避者也觀古人度朔之論桃湯之用則桃又過於茢矣

聘儀

輕財重禮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
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爲義可知矣古者比年
小聘三年大聘小聘曰問大聘曰殷聘殷中也盛
也既歲聘矣中復盛聘此周禮所以言殷相聘春
秋傳所以言殷聘禮也周禮又言殷覜曰覜殷覜
以除天下之慝時問以論諸侯之志玉人璪圭璋
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鄭氏特來曰聘衆人曰覜
聘有圭覜有璋蓋覜爲除慝而已故其儀物殺也
書于四時之中皆曰殷漢天文志於衡星殷南斗
殷中州河濟之間則殷中也易有殷薦儀禮有殷

奠傳有殷祭左傳曰祭以特牲殷以少牢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則殷盛也
然則周禮所謂殷同殷國以衆來爲盛也所謂殷
相聘以間聘爲中也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士弔大夫送葬惟加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
卿則小聘之問雖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
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然則小
聘蓋亦卿爾以其與君爲禮也鄭氏曰小聘使大
夫其說無據聘雖有國者之禮而其下亦有焉故
凡聘女曰聘問人曰聘是也春秋書王臣來聘八
諸侯之臣來聘二十有五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僖二十年天王使宰

周公來聘或稱名或稱字南季父家父祭叔來聘隱七年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或稱公子或稱公孫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或稱人莊三十三年荊人來聘或不稱氏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或不言使莊一十三年祭叔來聘其褒貶輕重各稱其事非可以一端求也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趙子曰凡言聘則知君使矣烏爲又稱君以別乎不當稱使也此說非也所以通好則天子之於諸侯非不可以行聘也祭叔不言使所以譏其專行諸侯之遣使非不可以再使也聘大夫之事也稱弟稱子譏之也公羊曰大夫來曰聘仍叔之子譏父老子代也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

禮書卷第四十二　終

禮書卷第四十三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參

王及諸侯寢廟制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如今寢殿端門下矣。匠人營

國內有九室九嬪居焉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又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榮翼室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正義曰兩下屋爲夏榮即今之搏風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致命阿棟也入堂深亦親親燕禮設洗當東霤人君爲殿居之正義曰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少牢禮主人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室中迫狹也正義曰大夫廟室皆兩下五架棟北一架後乃爲室必知然者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廡覲禮記凡侯于東廂王即席乃設之東廂東夾相朔待事之處喪服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爲父故有東宮有西

宮有南宮有北宮書有西序東序東西廂謂之序西夾西廂夾室西房東房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賓階阼階左塾右塾東堂西堂東西廂之前堂東垂西垂東西之階上側階側階北階畢門路寢門名畢門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琢之士首之禮記檀弓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王制寢不踰廟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正室適子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又曰世子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內則由士以上皆異

宮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又曰妻將生子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左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又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又曰妻以子見於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又曰世子生則君阼階名之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又曰妾子生三月見於內寢內寢適妻寢也公庶子就側室庶人無側室主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又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雜記路寢成則考之又曰婦見舅姑皆立于堂下見諸父各就其寢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君卜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燕寢也天子之寢者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室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閟宮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舄大也殷武曰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春秋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公羊曰路寢何正

寢也何休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穀梁曰小寢非正寢也范氏曰小寢內寢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穀梁曰高寢非正寢也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取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東西墻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窔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門側之堂謂之墜宮中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尚書太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廣榮問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宮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其柄

天子斲之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礱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稜菱也天子賁庸賁大也墻謂之庸大墻正直之墻諸侯疏杼疏猶衰也杼亦廧也衰殺衰殺其上不得正直士大夫有石材柱下質也庶人有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出外爲飾也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以書考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東西垂東西階之上賓階阼階狄設黼扆牖間南嚮東西序西階陳寶西夾敷席東西房陳服器大輅在賓階綴輅在阼階執殘立東垂執瞿立西垂執鋭立側階側階北階也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髻髮于房婦人髽于室喪大記主人即位于戶內婦人髽于房士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爲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髽者尊卑之別然也公食大夫於廟宰夫饌于東房贊者負東房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

西夾矣。夾室內則謂之達。少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冠鄉飲亦尊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東房也。鄉飲記曰。席由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牖室有北牖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戶之間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

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牖矣。昏禮尊于室中北牖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大夫士寢廟制 五架之屋

天子諸侯之寢廟四阿有霤。士大夫則五架有棼而已。五架之制。棟居中而南北薦簷。曰廈棟廈之間曰楣。昏禮 當阿致命 阿。棟也。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設於棟北矣。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迫狹矣。爾雅曰。無東西廟有室曰寢。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鄭氏謂

天子路寢太廟明堂同制豈非惑於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之說乎所謂太廟天子明堂者蓋其崇其飾與明堂同非必五室四門一如明堂也不然書言路寢詳矣而無是制何耶

內九室

外九室

考工記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氏曰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然周禮有王宮有后宮則路寢之後有小寢五皆王宮也九嬪所居則后宮耳內宰所謂王之北宮是也

大次

小次

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帝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蓋案所據之案邸所宿之邸大次初往則止之大幄也小次待事與退俟之小

幄也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張大次小次而不設壇
案皇邸師田張幕而不設大幄小幄者次壇與皇
羽者皇德之象德不稱此不足以格上帝也大幄
小幄者蔽飾之具師田而張之非所以與衆皆作
也

禮書卷第四十三　終

禮書卷第四十四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伯　參

王六寢
后六宮
諸侯三寢
夫人三宮
卿大夫士二寢
卿大夫士之妻二寢

周官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女御掌御序于王之燕寢大僕掌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春秋書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書西宮災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有西宮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王藻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左傳曰齊人遷襄公殯于大寢宋大尹盟于小寢之庭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內則公庶子生就側室內宰正歲令于王之北宮以陰禮教六宮又曰王后帥六宮之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后六宮祭義曰諸侯十三宮之夫人使蠶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喪大記曰大夫世婦卒於適室內子未命死于下室遷尸于寢上士之妻皆死于寢士喪禮士死適室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益王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燕寢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

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夫人三宮亦正宮在前二宮在後其制如諸侯之三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理或然也何則諸侯三宮而有東宮西宮則正寢在中可知退適小寢則小寢在後可知魯定公之時有高寢蓋變亂禮法而名其寢耳何休曰諸侯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妄也

士庶子宿衛制（鄭康成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中徼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正歲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其有不共國有大刑宰夫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于上宮正掌正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宮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

（合呂其休沐之處鄭司農云在內爲次在外爲舍）

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終歲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一曰宮禁漢中郎將分掌三宇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故卿校尉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椽曹試博士者亦充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者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王車曰車郎曰郎中令王郎中左右車郎左右戶將王左右戶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惟議郎不在直中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號曰山郎凡三宇郎官二漢並屬光祿勳光祿選三宇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文上兼吏六人爲長理劇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後代親衛之府一曰親府勳衛之府二二曰勳一府二曰勳二府翊衛之府二二曰翊一府二曰翊二府凡五府武德

正觀世重資蔭二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

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康成曰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鄭司農曰庶子宿衛之官司農以庶子爲夏官之諸子康成固不取之矣諸吏之適子或未爲士不可謂之士康成以士爲諸吏之適子亦誤也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國子舉矣宮正掌凡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士庶子授次舍之職事則宮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宮正所掌不特宿衛者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也八次八舍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徼候便矣

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內外察矣又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掌其政令

誅賞使之學問日進職業日修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諒之士乎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宇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宇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虎士五隸守衛之制（周垣下爲區廬）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徒八百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爲衛）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司隸掌五隸之法掌帥四翟之隸使之

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罪隷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隷之事蠻隷掌役
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
外則守厲禁夷隷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
隷之事貉隷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隷之
事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
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
外且歸朝在野外則守內列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
喪紀軍旅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衛尉秦
官掌門衛屯兵漢因之（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闈之內衛門士於周

垣下爲區廬者若今之伕宿屋）景帝更名中大夫令後復爲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而不常置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李善曰衛尉率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隋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幕以監門衛掌宮內屯兵唐龍朔二年改爲司衛寺正卿咸亨中復舊唐之宿衛以府兵其番上宿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高宗武后時天下

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彍騎自是諸府士益各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教李林父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故時府人自著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而人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六祿山竊發皆不能受甲矣

古之守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爲遠尤貴其來也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

以雅之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士庶子所直在四中四角而虎士五隸之所直於經無見漢之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而張衡有八屯之說則先王之制蓋亦如此

禮書卷第四十四　終

禮書卷第四十五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參

扆

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父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依前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士虞禮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書曰狄設黼扆綴衣扆置

戶牖間復設帳帳象平生所爲牖間南鄉詩公劉曰俾筵俟几既登乃俟箋云公劉既登當負扆而立曲禮曰天子當俟南鄉而立面而見天子曰覲明堂位曰牖戶之間謂之扆荀卿曰居則設張容負俟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扆容謂之防形如今床頭小曲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爲之意朝於寢覲於廟射於郊學朝於明堂皆於戶牖之間設之其制則左右有張容焉荀卿曰居則設

容負張扆容之爲物蓋若唱射之容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謂如曲屏風觀此則天子張容之制可知矣然禮言負黼俟則張容可畫黼矣詩曰既登乃俟士虞禮佐食無事出戶負俟南面蓋諸侯至士皆有俟焉或畫或否不可考也掌次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版也鄭康成謂後版屏風與樂羽象鳳毛色而爲之孔穎達謂大方版於坐後此不在寢廟無扆不得云扆故別名皇邸然皇邸非扆類也其說誤矣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詩曰俟我於著記言天子春朝當宁而立則著宁一也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而大夫士預焉者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

庭

詩曰不入我陳又曰中唐有甓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堂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工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堦前若今令辟械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蓋令辟卽甓也械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

水

阼

書曰四人執戈夾階阼鄉飲酒設工席于堂簫聘禮陪鼎當內簾鄭氏曰側邊曰簾孔安國曰堂簾曰阼

垂

書曰一人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執瞿立于西垂史曰坐不垂堂孔安國曰東西垂者東西下之階上

檐

明堂位曰複廟垂檐爾雅曰檐謂之楠士喪禮爲

銘置于宇西階鄭氏曰宇棟也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人謂之棟棟宇棟同實異名也夫轑末謂之宇疆境亦謂之宇又謂之邊垂則宇與垂皆檐之窮也故轑末疆境取名也自屋言之曰檐自堂言之曰垂（檐亦作閻）

位

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爾雅曰中庭左右謂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恪位著以敬其官又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典禮曰下卿位是也入臣過此必加敬焉語曰過位色勃如也

屏（攝）

會有表朝有著祭有屏攝皆明其位也周禮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左傳稱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楚語曰屏攝之位韋昭曰屏屏風也攝如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鄭氏釋檀弓曰繐以布衣木如攝與釋喪大記曰漢禮繐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是漢亦名繐無攝也）

雷

月令曰其祀中霤先儒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中霤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阼遠於戶內戶內遠於中霤則中霤爲中室可知昔齊諸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亦中室也然禮有東霤燕禮賓執觶以授鍾人於門內霤檀弓曾子弔於季氏設內霤有重霤檀弓重霤非屋霤也鄭氏注云堂有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霤以銅爲之孔頴達曰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攝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

禮書卷第四十五　終

禮書卷第四十六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順伯　參

碑碑石爲之鄭氏釋聘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燕禮賓自碑內聽命聘禮醢醢百甕夾碑十分以爲列賓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庠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

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室以石窆用木禮天子之窆豐碑諸侯桓楹大夫二碑士無碑喪大記魯之季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曰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桓之穿中於間爲鹿盧天子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桓楹斲之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窆碑如桓楹則宮室碑制可知

閟阿雉

春秋書隳郈隳費公羊曰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記曰都城不過百雉鄭叔段居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雉五步也步六尺則五步三丈也書傳曰雉長三丈鄭康成謂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是連五堵而爲三丈也今夫雉之所處各有分域而飛不過三丈古者所以立雉制蓋取此也毛氏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韓詩傳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爲雉何休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此皆不可以考鄭氏曰長三丈高一丈然板廣三尺而雉高一丈此先儒

之所同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高五丈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蓋門阿外也故庳宮隅內也故崇都城近也故庳以屈諸侯遠也故崇以伸

垣墉墻壁序

爾雅曰墻謂之墉詩曰崇墉言言易曰乘其高墉則墉墻之高者也儀禮於房室言墉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大射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既夕記士東首于北墉下於堂下言壁墻之卑者也鄉飲酒俎由東壁自西階升士虞禮饎爨在東壁特牲禮饎爨在西壁士冠禮冠者降自東階適東壁書有東序西序爾雅曰東西墻謂之序則序堂上之東西墻也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書曰既勤垣墉春秋傳曰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則垣宮室之外墻也考工記曰墻厚三尺崇三之則墻者垣墉之總名歟

門制

爾雅柣于結謂之閾棖謂之楔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北撼以爲固落時謂之戹樴謂之杙在地謂之臬文曰橛謂之闑門橛楣謂之梁蓋界于門者楣也亦曰柣曰閾中于門者閫也亦曰闑曰

橛旁于門者楔也亦曰棖所以開闔者樞也亦曰
椳樞上之橫梁楣也樞達北棟落時也月令曰以
脩闔扇爾雅曰闔謂之扉公羊曰齒著于門闔左
氏曰以枚數闔越語曰乃闔左闔荀卿曰子貢觀
於魯廟之北堂復瞻九蓋彼皆繼耶（蓋即闥也）則扇也
闔也扉也其實一也鄭氏釋月令謂木曰闔竹箄
曰扇蓋對而言之然也禮君入中門上介拂闑大
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入以自高爲戒故賓
不履閾君入中門諸侯相朝之禮也賓入不中門
諸侯來聘之禮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由闑西

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燕禮大夫皆入
門右臣統於君也聘禮賓入門左賓伉於主也聘
享公事也故入門而左所以致敬覿面私事也故
入門而右所以致親

賓館

周禮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
將幣爲承而擯司儀凡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交擯
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致館亦如之（鄭氏曰使大夫
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
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

儀鄭氏曰賓登堂聽命也賓爲擯勞用束帛束帛擯耳侯伯之臣致館儀鄭氏曰如郊勞也不擯耳于庭不言致飧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飧也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詩曰干豳斯館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凡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覲禮侯氏至朝天子賜舍鄭氏曰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擯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此致館辭侯氏再拜稽首擯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擯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儐使者於內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韋昭曰尊王命也單襄公曰敵國賓至卿出郊勞司里授館聘禮卿致館左傳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賓至而歸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趙文子曰信音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

古者天子巡守館於諸侯之祖廟禮記曰天子適諸侯舍於祖廟是也主人出聘亦館於諸侯之廟

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文公館諸宗廟是也君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朝聘則不必館於廟故覲禮侯氏至天子賜舍春秋傳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聘禮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凡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是也鄭氏曰館者必於廟拘矣禮既授賓館則從而致之故諸侯相朝主君致館諸臣相聘卿致館主君致館必有幣賓繼主君亦然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三辭拜受受幣也致館亦如之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是也若天子之於侯氏賜舍則無幣而侯氏猶儐賜舍者以束帛乘馬尊王使也諸侯之於聘賓致館亦無幣而賓亦不儐致館者降君禮也鄭氏釋司儀謂致館如郊勞不儐耳及釋聘禮則曰主人以上卿禮儐之賈公彥

於司儀言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於聘禮言以上卿禮明有束帛可知是自庋也

庭燎

詩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而言夜未央庭燎之光夜未艾庭燎晰晰夜向晨庭燎有輝毛氏曰庭燎大燭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三十正義曰此數出大戴記也百者鄭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又曰鄉爲田燭田燭也少儀曰主者執燭抱燋尚禮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正義曰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荊燋爲之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周語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羣子謂定王曰敝國寘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左傳曰諸侯寘至甸設庭燎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在手曰燭在地曰燎故禮已古者祭祀朝覲寘客皆用庭燎而司烜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則非大事之所用者不必司烜所共也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此蓋其所設之數也先儒謂庭燎所作依慕容

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密灌之若人所執
者用荆燋爲之於理或然漢志秦以十月上宿郊
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逢火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漢祀五時於雍
五十里一燧火而後世祭祀或祖而用焉非古也

市制

易曰古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
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
之以陰禮左立朝而右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思次也叙介次也祭之以陰禮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司市掌市之治教

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今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經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靡
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價而徵債以
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虩
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
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
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
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
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質人掌成市
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

賈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賣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司虣掌憲市之禁令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量入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宦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禮記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徙市則奚若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戎器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家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

於西方矣左氏昭二年鄭子晳請以印爲褚師
杜預曰市官也孟子曰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者有司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
自此賤丈夫始矣風俗通曰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
以不匱也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
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
之闗巷門謂之閭市中空地謂之廛市樓謂之旗亭
西京賦云
旗亭五里
先王之居也左聖向仁右義背藏嚮仁故面朝背
藏故後市朝王所建市后所立帝之制其廣一夫
其位三方其旁有門分之以廛列之以肆有泉府

以斂賒有思次介次以治訟其祭有禮其徙有時
古之言市者必曰市井若詩曰歌舞於市井士相
見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齊語曰處商就市井竭
子曰市井相與言以市必同井故也何休曰因井
田以爲市風俗通曰人有所鬻必濯於井上然後
至市二說不知何據然也賈公彥曰三市皆於一
院內爲之天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則市之
所設豈非陰陽自然之理哉衞之時朝市之於西
方失之矣古之治市也每肆一長二肆一胥五肆
一司稽十肆一司虩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其法

有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屬遊飲食者不得行鬬囂譁亂出入相陵犯者不得作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粥其犯禁者司門舉之於門質人舉之於市搏之以司稽察之以胥師然後治於司市其附于刑則歸于士凡以阜民財。一民行而已。此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然市不特立於國中而已遍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師亦有市矣。天文心爲明堂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之象也

禮書卷第四十六終

禮書卷第四十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伯 參

五席

王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祀先王酢席皆三 次席黼純繅席畫純莞筵紛純

諸侯祭祀席二 莞席紛純蒲筵繢純

諸侯酢筵國賓席二 繅席畫純莞筵紛純

公食大夫席二 萑席玄帛純蒲筵緇布純

大夫鄉飲士鄉射席一

周禮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玉爵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繅藉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藉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何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藉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書狄設藉席綴衣牖間南鄉敦重簀席藉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鄉敦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鄉敦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西夾南鄉敦重筍席玄紛純濟　几詩行葦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篤公劉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鄉飲酒鄉射禮蒲筵緇布純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席用蒲筵緇布純也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聘禮禮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

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請覿宰夫徹几改筵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漆几公出迎賓以入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以進自東前來授君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公一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酒醬可以畧此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必長筵者以左右饌也宰夫筵出自東房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士虞禮素几葦席在西序下祝布

席于室中東面右几尸出執几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特牲禮几席陳于西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西南隅曰奧近南爲右有司徹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主人降受宰几周禮大宰贊玉几玉爵二手橫執几撫尸升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輕卒奠有司官

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曲禮曰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爲節）爲人子者坐不中席毋踖席（升席必由下也）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特也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有喪者專席而坐（單席）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有以少爲貴

者鬼神之祭單席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浴出履蒯席君賜之食越席再拜受登祭之論語曰席不正不坐鄭康成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莞小蒲蓆孔安國曰篾桃枝竹也底蒻苹也豐莞也笱蒻竹也爾雅曰莞符籬郭璞曰西人呼蒲爲莞

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畫之席莫

貴於筵席而筵席亦藉純孔安國以筵席爲桃枝
席鄭氏以次席爲桃枝席蓋有所傳然也司几筵
王筵有莞而無蒲純有藉而無繢諸侯筵有蒲與
莞席有莞繅而無次純有繢而無藉則蒲不如莞
繢不如紛紛不如畫而斷割之義又王之所獨也
司几筵王席三諸侯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而
已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夫子之席五重諸侯
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
舉重數也司几筵王之朝祀席皆三諸侯祭祀席
二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鬼神之祭單席非祀
廟之禮也司几筵諸侯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繅席
畫純公食大夫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
鄭氏釋聘禮謂蒲筵萑席筵上下大夫也莞筵繅
席筵孤也公食大夫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
加席鄭氏曰燕禮私臣屈也筵席之制短不過尋
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公食大夫蒲筵常萑席尋匠人明堂度九尺之筵）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其卷之也必
自末其奉之也如橋衡敷必請鄉升必由下主人
敬客則請爲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侍所尊者敬
無餘席爲人子者坐不中席食坐則前席虛坐則後

席有喪者側席有憂者專席此禮之大畧然也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王無異席則祀先公亦用之矣賈公彥釋禮器謂天子大祫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三重上公大祫四重諸侯大祫三重禘與時祭同二重其言無所經見然書皆言敷重席毛氏釋詩亦曰設重席則王之次席繅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

熊席

司几筵甸役設熊席鄭氏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王也王師田掌次張幕設重帟重案司几筵設熊席皆野外之禮也蓋大田簡衆大役任衆涖之不可以無威故席以熊皮爲之

葦席 萑席

爾雅曰葭蘆菼蘆郭璞曰蘆葦也亂似葦而小實中毛氏曰蒹爲蒹成爲萑葭長爲蘆成爲葦然詩於霜降之時言兼葭蒼蒼於物長之時言敦彼行葦則葭非必初生之名葦非必已成之稱也萑似葦而小則

葦席麤於萑矣故司几筵喪禮葦席柏席用萑黼純鄭司農以柏席爲迫地之席鄭康成以柏席爲椁中之席二者皆不可考然士喪禮始死與小斂之奠設於地大斂然後有席特未有几士虞素几葦席則斂之席亦葦席也司几筵言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則虞亦喪事也檀弓曰虞而立尸有几筵者蓮言之也諸侯而上喪有几

越席 藁秸

禹貢甸服三百里賦秸服秸藁也禮器言大路素而越席郊特牲曰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蒲越藁秸神席也明之者神

明之也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越席結草荀卿曰大路越席所以養體越席蒲席也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又曰禮有以少爲貴者鬼神之祭單席正義曰熊氏云天子祫席五重此文是也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祭天則蒲越藁鞂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鬼神之祭單席是也祭統曰鋪筵爲依神也淮南子曰越席不緣漢儀云高皇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饗帝之義掃地而祭尚

質也其牲用犢其席稾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天子從焉後漢書志光武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宋書志南郊皇天神座太祖坐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稾晉江左用蒯梁南郊席用稾秸五帝以上悉用蒲席稾薦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席以稾鞂高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五方帝日月席皆以稾鞂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席皆以莞

祭天服大裘乘素車器用陶匏冪用疏布杓用樿牲用犢凡皆以爲德產之致精微盡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故特報以內心之誠而已則藉用稾鞂越席不亦宜乎稾鞂本於自然越席出於人爲人爲者不若自然之尤質故大路用焉則越不施於天神可知矣唐禮冬至祀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席以稾鞂高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亦古之遺制歟

衽

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曲禮曰請席何鄉

請衽何趾鄭氏曰衽臥席也臥席北趾然請衽何趾則趾特未定謂之北趾拘矣管子曰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則請以何趾者以其始衽故也昏禮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東北趾玉藻曰君子之寢常東首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蓋寢東首者庸禮也昏寢南首斯須禮也其他不必皆然至疾病則復其庸禮以正終焉此所以特言東首於北牖下鄭司農釋玉府云衽單席也賈公彥曰詩云下莞上簟內則云歛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則臥之簟席也然衽於文從衣非簟也

蒯席

玉藻浴出履蒯席鄭氏曰蒯席澁便於足考之經傳草席亦謂之蓐春秋傳曰蓐食又曰軍行左追蓐是也蓐亦謂之茲爾雅周紀衛康叔布茲春秋傳諸侯病曰負茲是也

禮書卷第四十七終

禮書卷第四十八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伯叅

周禮五几

漆几

雕几

素几

玉几

彤几

書四几
華玉
漆几
文貝
雕玉

周禮司几筵五几莫貴於玉几書之四几莫貴於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王設几於左右優至尊也諸侯而下或設之左或設之右適事之宜也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故右之筵國賓陽事也故左之士虞禮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少牢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有司徹尸奠几于筵上左之卒蓍而厭祭設右几鄭氏謂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而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陰事故也鄭氏以甸役右几爲貉祭然經言甸役而不言甸役之祭鄭氏之說其果然乎司几筵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蓋吉事尚文而几必變凶事尚質而几常仍故也孔安國以書之仍几爲因生時之几不改作誤矣詩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畧禮王人拂几授校校几足聘禮宰夫奉兩端以進公於序端受宰

几攝之一手受之以授賓賓進訝受賓以兩手於几兩端執之有司徹主人降受宰几二手橫執以授尸尸二手橫于手間則席常設於賓未至之前几常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曲禮曰進几杖者拂之士昏禮主人拂几鄭氏曰外拂之也聘禮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宰內拂几三蓋於敵以下外拂於尊者內拂皆拂之三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荅執之或橫或中攝授之或受其足或受于手間其避拜送也或以几辟昏聘禮皆以几有辟以賓卑故也或不以几辟有司徹不云以几辟者尊尸也其敬父母不傳內則父母枕几不傳其謀於長者必操以從是皆稱情以爲文故也禮王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

侯祀先王酢席皆玉几諸侯祭祀彫几酢席筵國賓彤几凡甸役漆几鄭氏謂諸侯朝者彫几聘者彤几聘者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歟然禮於祭祀言彫几而朝者不與於國賓言彤几則無間於孤卿大夫不知鄭氏何據云然耶馬融曰几長三尺阮諶曰几長五尺高二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蓋各述其所傳然也覲禮天子設斧扆左右玉几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左右玉几几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而立非有所

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太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尚卿曰周公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異歟儀禮燕禮昏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賓鄉飲酒鄉射及燕賓無几皆輕重之別也喪或同時在殯則每敦異几（鄭氏曰敦讀曰燾燾履也）及祭則同几生事鬼事之別也几不特施於行禮而已燕居亦有焉士喪禮所謂燕几是也不特施於燕居而已由役軍旅亦有焉周禮匌役右漆几春秋之時智伯在軍投之以几是也（晉伐偪陽城荀偃士匄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間）不特所憑以安而已死者用之拘足尸與嫁者或用以乘車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曲禮尸必式乘必以几昏禮婦乘以几是也

學校

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文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文曰耆老皆朝于庠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

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記曰古之教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文王世子曰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凡語于郊者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有司卒事適東序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商學也頖宮周學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祭義曰祀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西學周小學也）又曰天子設四學（四學周小學也）當入學而太子齒（四學周小學也郊之虞庠也鄉飲酒賓迎于庠門之外）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庠周曰庠詩曰鎬京辟廱文曰於樂辟廱文曰思樂泮水文曰子矜劓學校廢也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賈誼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

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正其不及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元士大夫之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

周四代學 辟廱在國虞庠在國之西郊今圖辟廱之制如此

魯四代學 記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則頖宮在郊太學也虞庠在公宮南之右小學也白虎通曰諸侯曰頖宮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說是也鄭康成曰頖班也非是

諸侯學 頖宮在郊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鄭氏釋王制謂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穎達曰禮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

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文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郊即祀三老五更於

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文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者於成均

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
朝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庠夏后氏
之序也瞽宗商學也頖宮周學也頖宮則泮水也
其制半於辟廱而水蓋關於北方也諸侯樂懸闕
其南而泮水關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
也闕北而示南所以便人之觀也頖宮大學也魯
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於上帝則於之先有事焉
然則庠與瞽宗蓋亦設於頖宮之左右而米廩其
公宮南之小學歟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庠周曰庠
何也孟子因論井地而及此則校庠序者鄉學也

鄉飲酒王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者老皆
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于州序
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然鄭人之所
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
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
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
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
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
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
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

同可也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皇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漢明帝時視辟廱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則周人辟廱之制宜亦然也白虎通曰辟者壁也圜以法天外圜內方明德當圜行當方考之於禮脩篇錢之類皆外圜內方圜而函方陰陽之義也然則白虎通辟廱之論蓋有所受耳董仲舒以成均爲五帝之學大戴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鄭康成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王肅謂辟廱即明堂耳此皆不可考也

禮書卷第四十八終

禮書卷第四十九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順伯 參

塾

說文曰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士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食

貨志亦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皆出然後歸夕亦如之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父師少師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書言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先路象路也次路木路也象路貴於木路而象路在左塾木路在右塾則左塾者東塾也里胥尊於鄰長而里胥在右塾鄰長在左塾則右塾者西塾也何則自內視外則左東而右西自外視內則左西而右東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左西而右東也文曰公事自闑東私事自闑西此左東而右西也然則書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內外言之異耳漢之時閭里亦有門史稱石慶入里門是也

庠鄉有庠

序州有序

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之間鄉射禮豫鄭氏曰今文豫爲序則鉤楹尊於賓席之東而已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房室故尊于房戶之間內堂則由楹外堂序也序則物當楣堂則物當楣是

於其有室則所揖所屬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爾雅曰東西墻謂之序序之名蓋本於此

鄉官書攷之法

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卿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者易攷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攷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攷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攷

按之法也學之攷按如此鄉之攷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上之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桓公又問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桓公又問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其言亦然此亦古者鄉舉之遺意也

秀選俊造進士升論之法

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

於所選謂之選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蓋學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以爲左右漢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庠序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凡此其言詳畧與王制雖

少異其實皆先王之遺迹也

簡不帥教之法

王制曰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文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然則鄉簡不帥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爲易治膏粱之性爲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放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放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饋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

者歸于士

禮書卷第四十九終

禮書卷第五十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順伯　參

天子諸侯視學之禮

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季春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適詩泮水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魯侯戾至在泮飲酒又曰在泮獻囚在泮獻功在泮獻馘賈誼傳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儒林傳明帝即位祖割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王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禮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有常時其

入學也亦必養老焉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祭義曰天子當入學而太子齒焉天子將視學以鼓徵衆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先聖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之大略也漢明帝祖割辟廱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豈亦先王之髣髴乎學記曰未卜

禘不視學游其志也蓋古者喪畢則禘未卜禘而視學非所以示孝道而不足以游學者之志也春秋傳稱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未禘祀猶不可務外事況視學乎諸侯視學之禮蓋有同於天子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養老也在泮獻囚以訊馘告也

視學養老之禮鄭氏曰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群老如衆賓必也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孤子者死王事之子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正義曰邦饗者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國老者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庶人之致仕者經直言耆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之父祖可知但此不見饗

國老庶老之文故鄭解耆老謂國老庶老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玄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大司徒以保息六保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正義曰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主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六七十已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五十異粻之屬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稷士並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食黍粱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二門關謂十二關門關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政事者之父母也槁人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正義曰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國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則亦槁人共其食養國老行羽物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王所以賜老者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老者皆舍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羙卒也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不爲奴曲禮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年五十始杖八十拜

君命一坐再至君子式黃髮王制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耆老皆朝于庠耆老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正義曰總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畧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仁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正義曰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孚孫爲國難而死王事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文王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爲

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崔氏云夏受禪於虞是二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敬養也殷人素質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冬夏因秋而言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也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去冬夏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

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也正義曰養於國與

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糕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衾紟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熊氏云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大夫以上當從國老之法士從庶人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者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有虞氏深衣

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商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群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人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助老氣也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立學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群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群老如衆賓必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群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

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群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未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驗於邑是也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內則凡養老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三王有乞言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憲養老而後乞言亦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養老而不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史孝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樂記食

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祭義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先老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同爵尚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於庭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割牲致俎實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天子巡守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爾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卿大夫守庸燕

毛所以序齒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出弟民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詩七月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介助也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曾孫維主

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洋水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閟宮黃髮兒齒兒齒亦壽徵書曰描棄黎
老弗廸又曰尚猷詢茲黃髮又曰耇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孟子曰西伯善養老漢文帝具爲養老令
年八十以上賜粟帛酒肉東漢明帝賜三老五更
皆以二千石祿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書
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
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於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
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

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母俟朝以朝
乘車輜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
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母俟朝以朝送之
舍卜筮巫醫御于前祝饋祝鰓以食乘車輜輪胥與
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
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
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
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
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

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焉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貴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

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夫一人爲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晉亦以王父爲五更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群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文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掌割亨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

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綴衣周人脩而兼用之而服玄衣盖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饗者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也冕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鏞鼓既戒鼓鍾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宿宮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蓋非商周之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

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扇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鱣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已群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養孤之禮

周禮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稿人若饗耆老孤子庶子共其食郊特牲曰饗帝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帝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文王世子曰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尚書大傳舜五祀秋饗耆老而春食餔子

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又況出身戮力而死於王事者在上有父祖在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報勞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故春饗孤

子所以象陽之生秋食耆老所以象陰之成而外養酒正遺人司門槁人皆共其職事焉然財必出於遺人司門者用以利犯禁之財養以義死政之老與其孤則趣利者知所愧而御義者知所勉矣冢人之職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鄭氏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竟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不足以示義不養不足以盡仁也然春饗孤子秋未嘗不食而以饗爲主秋食耆老不饗而以食爲主周禮皆言饗耆老孤子書大傳言食饋子則饗與食固兼用也耆老養於學孤子亦養於學文王世子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謂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東序之禮也春秋之時齊將救鄭屬孤子三日朝以乘車兩馬繫兩邑焉召顏涿子聚之子晉曰縣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乃救鄭又魏文侯舉有功而進賞之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漢有孤兒兵凡此皆有所爲然也

鄉飲酒之禮

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四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正義曰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禮記經解

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仲尼燕居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酉七月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毛氏曰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鄭氏曰十月民事男女俱畢國君閑於政事而饗群臣正義曰毛氏以爲鄉飲酒鄭氏以爲十月大飲烝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鄉中之介處士賢者周禮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是者卿老及卿大夫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益如此云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飲酒漢明帝永平三年郡國縣道

行鄉飲酒禮於學校晉禮志武帝臨辟雍行鄉飲之禮

禮義者人性之所固有然民勞於耕穫則曠於尊卑長幼貴賤之節先王於是因其暇時制爲飲酒之禮以正齒位此尊讓絜敬之俗所以成而鬬辨暴亂之禍所以息也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人則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賓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老於鄉里者）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則黨之飲酒必於每歲蜡時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

禮則州之飲酒必於春秋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則鄉之飲酒又於三年興賢能之時也其坐主人於東南僎於東北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所以正齒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所謂正齒也以至牲則用狗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尊於房戶之間羞出東房洗當東榮與夫升降酬酢繁省隆殺之辨皆制之以道此孔子所以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鄉射眾賓

之席繼而西鄉飲三賓之席不屬鄉射無介而飲有介鄉射處士爲賓有大夫與則易之以公士鄉飲處士爲賓有大夫與不易之者以鄉飲之所重者在賓與射異也後世鄉飲酒廢閒或講求而復古者則漢明晉武常舉之於上伏湛李忠常行之於下而史臣稱之以爲美談蓋名生於不足也

禮書卷第五十終

禮書卷第五十一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參

笏

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與君並用純物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說笏也太廟之事說笏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恐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說笏也）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

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
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
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
半　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
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
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又曰將適
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又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
布搢本（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內則曰子事父母韘紳搢笏樂
記曰武王散軍而郊射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
也儀禮士緇帶韎韐竹笏禮器曰大圭不琢周禮王
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考工記曰大

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荀卿曰天子御珽
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釋
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可
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笏即手板也蜀志秦
密見太守以簿繫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
今吏之特簿
天下之事常脩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
忽先王於是制爲之笏或執或搢而畢用之使人
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
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體伸此飾所以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粱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王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擩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挺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

諸侯執命圭者必搢笏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見天子也入太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小功不說笏則大功以上說之可知

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杼殺也考工記曰凡爲輪行澤者欲杼

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王藻曰笏天子以球玉文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左氏曰袞冕黻珽昭其度也禮器曰大圭不琢

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禹貢厥貢球琳琅玕爾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崐崘之璆琳琅說文曰球或從璆則璆與球同釋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珽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爲終葵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蓋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典瑞曰搢大圭玉藻曰搢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搢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

已玉藻曰史進象笏諸侯之禮也然王朝曰禮神執鎮圭而搢大圭既禮神矣宜置鎮圭而用大圭歟玉藻言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天子之笏長三尺而六寸爲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不足蓋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孔頴達曰二尺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

諸侯荼 前詘後直

玉藻曰笏諸侯以象又曰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荀子曰諸侯御荼鄭氏曰荼讀爲舒遲之舒舒

儒者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觀考工記弓人曰斲目必荼鄭司農曰荼徐也書大傳曰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史曰月朔則王侯其荼蓋古者荼舒通用荼之度二尺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大夫笏

大夫之笏以魚須文竹鄭氏曰文猶飾也庾氏曰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考之書大傳曰東海魚須目鄭氏曰魚須今以爲簪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桡旃張揖曰以魚須爲旃恆則大夫以之飾笏宜矣陸德明讀須爲嵇蓋竹取其堅貞有節也前詘後詘

無所不讓也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玉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亦卑者不敢用純之意

士竹本

儀禮士竹笏玉藻曰士竹本象可也蓋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也士以節儀爲尚故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士卑而伸故飾笏用焉玉藻曰年不順成君搢本蓋竹本也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天子之笏曰荼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妻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死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意與此同

禮書卷第五十一終

禮書卷第五十二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伯參

玉

太宰祀五帝賛玉幣爵之事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賛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賛玉幣玉獻玉几玉爵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小宰凡祭祀賛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之事玉府玉齊則共食玉王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若合諸侯則共珠

盤玉敦敦盤類珠玉以爲飾凡王之獻金玉兵器受而藏之內府凡四方之幣獻金玉齒革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大宗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瑶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瑶爲飾凡賓客之祼獻瑶爵皆贊瑶爵所以亞圭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玉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麄縟耳欲其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者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爲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爲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爲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爲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以從爵君飲酒有酬幣正義曰知幣見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常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特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明有酬幣明此幣

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之祭又奉之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瘞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之而授宗伯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幣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正義曰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宗廟中無升烟瘞埋玉帛牲亦兼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爲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岳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已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問事之正曰貞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正義曰夏之季冬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朱白蒼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朱綠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瑑章以聘后鄭司農云琮有圻鄂瑑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夫人以琮享之也鄭司農云於中央爲壁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壁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所感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儛而同祀地謂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正義曰按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也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鄔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玄謂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故書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爲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若今齊人戍遂諸侯戍周正

義曰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從簡亦便其事也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一尺正義曰減旁一尺以益上下則上下一尺橫徑八寸矣穀圭以和難以聘女其飾若粟文然難佗讐和之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

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男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少爲貴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謂厖謂雜色玄謂全純正也瓚讀爲餐饜之饜龍瓚將皆雜色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正義曰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者案禮緯云天子純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此注出於彼但此經公爲侯異注及彼文公侯同又彼伯子男同七寸皆與此經不同者彼據商法但玉石多少與周同故引之也若然公侯同四玉一石而尨瓚異者蓋玉色有別也

繼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

天子圭中必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正義曰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絢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墜即以中必之類若然中必尊卑皆有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云讀如鹿車縪之縪者俗讀之也此縪絢組一也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王所謂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網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也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正義曰大祀職云王過大山川大祝用事不言中山川小山川者舉大者而言或史卜祝爲之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凡圭琰上寸半琰圭

琰半以上。又半爲琰。飾諸侯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鄭司農云羡經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玄謂羡猶延其衰一尺而廣狹焉。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其神也。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於束帛。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祀以前馬。射。琰出者也。勺。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則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祀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川。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正義曰大祝職云過大山川。大祝用事。不言中山川小山川者。舉大者而言。或使小祝爲之也。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納徵加於束帛。亦納徵加於東帛也。大璋之文飾也。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琮文飾也。覜。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二璋皆有駔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正義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牙璋之飾多。故先言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以爲權。故有鼻。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槃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邸射。剡而出也。致稍餼。納廩食也。鄭

司農云素功無文飾也。曲禮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凡摯天子鬯諸侯圭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春服蒼玉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仲春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曾子問曰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器曰諸侯以

圭爲瑞家不藏圭言有稱也又曰圭璋特琥璜爵此以少爲貴也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圭不琢此以素爲質也大饗其王事與謂祫祭先王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玉藻曰執玉龜襲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爵用玉琖加以璧散璧角又曰執玉執龜筴不趍雜記含者執璧上介賵執圭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聘義曰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

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碈石似玉或作玟也）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聘禮受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使者授圭同面垂繅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也）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享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聘禮曰琢圭璋璧琮以覜聘）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如初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禮玉束帛乘皮（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王璧

可知也皆如還玉禮使者歸卿進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上介亦隨入並立東上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再拜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使者之束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使也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私幣不告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賄幣亦略也聘遭喪王國君薨不賄不禮玉不贈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剡上象天圜地方也九寸上公之圭問諸侯朱綠繅八寸

三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互相備皆玄纁繫長尺絢組組無事則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圭璋璧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朝以瑞玉有繅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拜坐取圭升玉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璧侯氏升致命玉撫玉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方明者木也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記奠圭于繅上綌高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毛曰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圭。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曰貢國所出之寶。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箋云湯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雲漢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禮神之圭璧又曰盡矣。泮水曰來獻其琛。舜典曰輯五瑞。班瑞于群后。又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禹貢揚州厥貢瑤琨。雍州厥貢球琳琅玕。金縢曰武王有疾。周公乃爲三壇。同墠。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爲贄。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顧命越玉五重。陳寶。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大圭長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所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王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咤奠也。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贊王曰饗福酒。正義曰上宗以同酌進王。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正義曰祭祀以變爲敬。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康王之誥曰。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周語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侯所執。執天子器。則上衡。內史過曰執玉卑。替

其贊也。贊廢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贊無鎮。鎮重也。誣也。王無民。魯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魯饑。文仲以罍圭與玉磬如齊告糴。仲尼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齊語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繅綦以爲奉。綦綺文。以純綃綦。以爲藉之繅。王鹿皮四分。分散也。楚語先王之祀也。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潔也。二精玉帛也。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晉語公子夷吾居梁二年。

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環還也。夷吾以白珩六雙納之公子繫重耳及河。子犯授公子戴璧。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質信也。左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皆賜玉五穀。穀雙玉爲穀。非禮也。二十四年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僖二年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六年許男面縛銜璧。見楚子。七年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與之璧。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

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二十三年曹共公饋重耳盤飧寘璧焉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三十年衛侯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文十二年秦伯來聘襄仲辭玉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又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宣十年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十五年伯宗曰瑾瑜匿瑕成二年韓厥奉觴加璧以進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十七年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襄十五年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十九年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二十六年宋夫人饋左師錦與馬先之以玉三十年駟帶與子止盟用兩珪質于河昭四年賴子銜璧造於中軍王受其璧五年楚薳啟彊曰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七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拳耳不克而還二十有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則爲石定三年蔡昭侯爲兩佩一獻楚昭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

沈四年子魚曰武王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哀七年子服景伯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朝覲玉帛不同十四年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十七年殺吕姜髽取其璧

冒圭 四寸

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畔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鄭康成曰冒言德能覆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貴也孔安國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孔頴達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邪銳則冒當邪刻其廣狹如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僞猶今之合符也瑁方四寸則圭首之

廣無四寸耳。天子以一瑁冒諸侯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首廣狹等也。瑁冒圭而已。璧亦稱瑞。其所以齊信未之聞也。

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農書曰土長冒橛。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而已。四寸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群瑞。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所驗。其詳不可考也。諸侯之朝天子。執瑞圭。搢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蓋各執其所搢者。禮曰見於天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圭。王與諸侯朝覲所執者。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盟會所執者。然詩言受小球大球。則小球者。桓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與三尺之圭矣。穎達之言。豈非惑於詩傳之說歟。

鎮圭尺二寸有必

周禮大宗伯王執鎮圭。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曰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職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飾

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山也山之大者四方仰焉四鎮也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鎮山大司樂有四鎮五嶽鄭氏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鎮圭以四鎮爲璪飾於理或然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用玉全無厖雜也（考工記曰天子用全）其中有必防失隊也（考工記曰天子圭中必鄭氏曰必讀緎緎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隊）古之飾刀室者謂之琕正固弓者謂之檠則約圭之中因以爲飾而命之曰必亦若是耳鎮圭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之以徵守恤凶荒蓋曰能鎮於下然後可以事上能鎮於此然後可以召彼卹凶荒亦所以鎮之也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則后之內鎮猶王之鎮圭耳鎮圭尺有二寸言其長也內鎮十有二寸言其方也小行人作瑑典瑞作珍故書作鎮（或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也是亦一說）

禮書卷第五十二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